

廣弘明集

冊二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辯惑篇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
身世且佛各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
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徧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
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
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
然差難備敘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各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
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
乃云西遁流沙漠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
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
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

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
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
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
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
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
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
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
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
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
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
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
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
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

繁委何得略之

又序

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聞記信爲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
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
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
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
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
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王變爲蒼
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
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
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
迷遊魂之談經敘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

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橫陳無鬼之
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離校各理尋討經論卷
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
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
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
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
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
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汗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
本幽都赫連兩君胤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
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夫

又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一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污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

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邽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雀入海爲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

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允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嚳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戒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譁張避險如此之遊

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豕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尙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

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
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美惡
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各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
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又曰
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
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
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
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
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
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
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尙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
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

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尙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尙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闡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尙則孝慈道喪老氏旣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旣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虐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

鄧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掎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者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恆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

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未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真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盛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少遊涉墳索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

經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敘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

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迹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入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蜜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二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

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麇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封劊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

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
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北周孔二聖宗條
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麀卵不得妄犯
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
聖外聖義均理一詔曰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
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
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闔浮有四則東國不容
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
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
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
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
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

似如時致通闕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尙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

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恆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

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尙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懾之涉切 獫狁獫音險狁音允 狻猊狻音狻猊音允 狻猊狻音狻猊音允 狻猊狻音狻猊音允

音丹邯鄲複姓 兕詳里切獸名 兕詳里切獸名 兕詳里切獸名 兕詳里切獸名

也因國名立姓 兕似牛一角 兕似牛一角 兕似牛一角 兕似牛一角

齧五巧切 祛去魚切却 祛去魚切却 祛去魚切却 祛去魚切却

牙悅兄往切悅 停待丁切 停待丁切 停待丁切 停待丁切

稱悅兄往切悅 齧蘇合切 齧蘇合切 齧蘇合切 齧蘇合切

切國 藪在外切 藪在外切 藪在外切 藪在外切

歉苦點切食 獮息淺切秋 獮息淺切秋 獮息淺切秋 獮息淺切秋

也黃能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也黃能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也黃能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能囊來切獸名

廣弘明集卷第六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二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廝徒皂隸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敘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

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
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
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
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
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胸襟

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傅奕高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則興隆
之人

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郎虞愿張普惠李瑒衛元
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傅奕高識傳列為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
滅者

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晝陽銜之荀濟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

緒傅奕滅省除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
故六羣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
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
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
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覲隨機
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
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
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
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
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
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
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
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

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恆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讖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阜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讖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讖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

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卽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卽盜科迷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苟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傅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

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之望都
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
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
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傅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
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壻爲
果毅常以爲言奕旣竊妻而傳妖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
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
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
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
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徧於天下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
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鬻之生噉乃及於土地
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
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

咎徒爲舉斧終陷磨胸故集者隨傳敘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周高祖宋世祖唐高祖趙王度晉蔡謨宋顏延之宋蕭摹之宋周郎宋虞愿魏張普濟魏李瑒齊劉晝魏楊銜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鞬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尙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

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闡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卽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敘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尙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婆於色味

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稊稂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
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
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
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
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
長也判事雷同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
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感
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
聞於國受俸之士克物九州豈以一士受賂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
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紃於
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
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
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

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辦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聞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首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第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諡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卽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

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布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

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雄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誦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謚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

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斷之虐鞭顏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敘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按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敘爲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奕又引元魏尙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尙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糾弘護之規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恆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突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突云佛圖澄令弟子游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

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突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迷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沉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敘集圖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嶽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勅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

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卽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并坎之固量也而奕敘爲純臣未爲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卽目而敘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局冰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爲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

變夷從夏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嶽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磳獫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塶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興行早

晚得失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華之下法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羣生於苦海怒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祔葬于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敘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迴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奕敘之爲各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蒞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閭子敝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

食獨遊野外時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鬘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奔競非曰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而假糴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今宜伸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

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
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
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
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
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
塼瓦焚虫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
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實大慈之本懷得佛
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
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
云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

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姪
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姪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
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姪僻縱筆陳妄據太史
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母君子恥聞亭曰柏
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姪穢其黨例有妻孥故
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
今日道士何爲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
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
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輒善任從其本
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
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
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魏李瑒趙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

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既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場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場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詐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謠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

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各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陽銜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真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

兵多天下幸甚銜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
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徹於府審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
不遺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校譌

第十一紙三行帝之濫刑南北俱作之帝今改
正十五行無除毀狀南北俱作無餘今改正

音釋

芟師銜切 廝息茲切 稊徒今切 稗稊稗也 灑武盡切 苛賀多切
除也 賤役也 稊音即稊莠也 水名 虐也

歸丘水 堡博抱切 磴五齒切 變力克切 塊陽音 燾徒到切 鞅居言切 黷徒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切 蒙音求 法音古 不侯死 薨公扞 扞侯肝切 斲職略切 斲與斲同 斲與斲同
受財也 堅固也 侯死曰薨 侯扞也 與斲同 斲

七倫切皮 薰許云切 草訛子爾切 與紘切 紘惠萌 復蒲逼切 剛
細起也 薰猶 猶與周切 臭草訛 訛同毀也 紘切 復 復

日磳日音密磳都奚切 挺埴挺式連切 磳乃乎切石名 牙足日 池爾切有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夫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其事安所不施行而無笑之也然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不道也乃由主之於無道非由人之於無道也

夫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其事安所不施行而無笑之也然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不道也乃由主之於無道非由人之於無道也

夫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其事安所不施行而無笑之也然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不道也乃由主之於無道非由人之於無道也

夫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其事安所不施行而無笑之也然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不道也乃由主之於無道非由人之於無道也

夫所謂無道者非謂其無道也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二

梁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快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概絕俗固莫敘之斯偏黨也

述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
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僞乃云
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
極言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
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
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
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
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詔祭
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
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
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
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粟蘋藻禘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
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入恆位隣上忍

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
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裏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
竄禱杙於三峽左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
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
煌爲月氏追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
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
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各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
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按允姓之居燉
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卽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
加謗不讀三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
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
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
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

按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
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
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
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尙不存既
歿疎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
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
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
亦有之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
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
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
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
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欲用則超生斯
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
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從何有泥木布
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
號爲漢地今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都在於京洛自餘
吳楚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
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
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姪殺
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
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
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姪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
於四國來報則沉於三塗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
人之弘善可謂螻蝦有拒輪之勇井蛙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

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降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恆情六度檀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厭身以祛滯俗中恆士尙不虛言濟實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實錄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蛇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兇都奄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欲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點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

士之恆務故魯之儒行唯孔一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尙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

正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迷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迷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濟云涅槃闍王害父者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餘闍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繫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二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

後述乃云融鎮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
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
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二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
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
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
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
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
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
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
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
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
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

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儼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二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僞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實輕侮何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蒞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

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
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
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詔祭又虧名教五尺
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詳濟
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
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
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
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詔祭斯並幽
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
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
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誑於
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
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

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蠅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恆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旣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卽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

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迷亂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第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

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迷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各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曄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婁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前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周

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
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
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
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
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
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
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
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由見
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爲寺
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
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
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
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會讀智論見天王佛之

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
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卽色爲空非正智莫
曉卽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
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
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
作泥塼瓦成日爲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
垂許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爲重物起
慈卽爲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
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
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
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
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爲民勸人
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

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
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
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
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
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楊都治城寺有才學爲宋廬陵王所知著均

聖論

一云白
黑論

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

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屨
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
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
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

既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徧閭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魏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邪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旣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

乎然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鬯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禘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臣矣奕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卽戎有識不許弟概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脂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以資神

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
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
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徧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
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
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
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
屏重內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
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糺其
糜費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
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
滅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
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

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纈全希一旦獲之填胸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恆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己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

陳聲勢卽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徧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卽有期況滅於萬何代不有旣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

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尙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傅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尙謁帝

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恆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欲無爲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徧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若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傳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

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給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繆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卽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昇沉之

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迷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乃非一迷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迷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旣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卽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尼依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

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

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

此是荀濟語

餘則鄙罵惡類斯

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繫鐘又言佛法妖僞勅示蕭瑀瑀曰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爲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

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鐘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鐘斯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幸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卽目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沉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大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蹟善後傅薛俱受官傅鈞先亡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問誰耶曰卽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亡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

...

...

...

...

...

...

...

...

...

...

...

...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四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卽位時年八歲尙在幼沖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卽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豐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

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

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郟太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寶謫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籙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胥齒相扇惑動帝情

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尙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旣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懷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旣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各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二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

道無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坑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勅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迷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

二教論

十一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其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亶亶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

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穀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

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茆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謙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昇沉夙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王化

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
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
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
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
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
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
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
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各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
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
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
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
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
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彌

况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襲其是子長

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
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
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
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
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
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
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旣
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尙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
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
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
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

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尙賢能於治何續旣扶易之一謙更是儒

之一派幸勿同放棄五德

君爲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
訪之典謀則君爲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
探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參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
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
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
秋言爲尙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
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
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
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
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
 焉在褒貶乖中諒為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
 謨典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
 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
 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
 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
 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
 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
 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
 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

於孔丘乎聖人之
 迹於斯可見也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
 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
 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

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慚

問尙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實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

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先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勤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恆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

以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
示闡維而舍利恆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
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昇降吾子何爲抗餘燎於
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
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
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
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
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
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
漸非道之傳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
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
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
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各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按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按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旣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名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

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
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
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
則孰者為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
孔何不言以此教之理當推佛老子西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
又西昇玄經云吾師化由天竺善入
泥洹又符子曰老氏之師名
釋迦文今就道書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與自身毒

按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
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

云天竺國又
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

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

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援引漢書

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

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
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
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
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
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
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概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
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
表唯四藏贍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
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家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
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

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
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量有淺深
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徧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
砂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
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
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
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
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
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噏弟
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
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
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遂殺張修而
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

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

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實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

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種天師漢嘉平末爲蟒虵所

表靈化之迹生縻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

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

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黃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探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誠

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士塗面摘頭懸柳挺墮使熟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

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

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

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

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拮採譎詞以相扶助復引
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
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
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
貶鄙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
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
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
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
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
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迴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
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
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

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
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
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
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
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嶽報成功於天
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
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
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籙生民並應短壽
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 兩經實談為真
三洞誕謬為偽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
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
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

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尙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實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雜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爲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

其本故也以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真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徵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驚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旣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

經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
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
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
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第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
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郊祭何長答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
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
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
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
賢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
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
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
禪戒苦節嬰羅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

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窳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鉤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蛄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覩夜

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

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之

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

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

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

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也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

騰東逝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燭螢人斯草偃始知放

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

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

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剝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

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

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

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

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
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
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
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
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
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
餘慶積惡必有余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
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兇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
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卽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
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
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

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兇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剛彘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皇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稻卽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

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
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尙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
更無來生也斷見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或言吉凶苦樂皆天
所爲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
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
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
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
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不無之釋典曰識
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
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
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境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楷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

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
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嚴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
爲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
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
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
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循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
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覲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
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
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
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卽
薩婆若薩婆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
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
義釋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

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榜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悒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兇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尙高軌爲摺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各位財色有情之所

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尙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實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蹟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旣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覲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

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
儒宗硤硤總括九流信佺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騶側留切 馘將廉切 覘癡廉切 蠹當故切 恂須倫切 豐無匪切

馘御也 馘滅也 覘窺視也 蠹壞也 恂恂溫恭貌 豐豐豐不

倦之意 藪苦角切 猖姑法切 讜多朗切 撫之石切 囊囊他各切

藪鳥卵也 猖狂也 讜直言也 撫拾也 囊以灼切 囊囊

輔囊也 悝枯回切 巖許羈切 勤則歷切 噲許及切 吸苦候切 無罔

切無然怪 穉穉卑委切 不成栗也 仄阻力切 硤盧各切 硤硤

愕之辭 穉穉苦郎切 穀皮也 仄陋卑隘也 硤石堅不相入

貌 佺胡改切 奇 佺非常也